



生涯規劃與國情教育相結合



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是香港教育術語，簡單來說，就是指對學生進行升學和擇業的輔導和教育。國情教育，毋庸多言，就是引導學生更為準確客觀地認識中國國情與發展狀況，從而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提升國民身份認同。驟眼看起來，兩者好像風馬牛不相及，前者是屬於學生升學就業輔導，後者是價值教育。

但是，筆者認為，這兩者在香港不但高度相關，而且只有相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方面的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內地對全球影響力大

香港現在和未來的發展，再怎麼樣也不可能繞開內地乃至整個大中華區的發展，而能繼續維持繁榮穩定和民生富足。

不論願意不願意接受，內地資本包括國企和民企在香港乃至全球有着愈來愈強大的影響力。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香港的青年學生在畢業之後，能夠有更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那麼在生涯規劃的輔導教育上，教育工作者就應該有意識地引入國情教育，尤其是當代中國發展的趨勢、狀況以及機會，從而讓青年學生能夠盡早了解當下內地的發展勢頭，在規劃自己未來人生路向的時候，盡量早些把內地作為一個可供選擇的發展選項，納入到自己的規劃打算當中去。

同樣道理，當我們引導學生進行國情教育的時候，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歷史文化的懷古之中，而是應該古今並重，尤其是把當下的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乃至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面貌的改變，盡可能客觀而全面地呈現在學生面前，改變那種深陷媒體斷章取義報道所產生的偏見歧視。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鄧飛

先從大灣區摸索發展機會

那麼具體應該怎麼結合來做呢？第一，承接上一篇文章，從大灣區這個粵語區開始，讓香港就讀大學和專上職業教育的同學，可以先行在區內的對應專業的國企、民企甚至政府單位裏面實習，讓大學和專上職業教育的同學在實習而不是在畢業之後才考慮是否進入內地工作，這樣的起步太遲了。如果能在學習期間，先從同聲同氣的大灣區這個粵語區開始，慢慢摸索自己的職業發展機會和道路，慢慢適應有同有異的內地生活，這既是與自己大學和專上教育所學的學科專業相關的實習，又同時是在實地認識國情，了解國家的發展。

這樣一種相結合的教育，當然比單純的生涯規劃輔導和單純的國情教育，來得更加深入、更加實在，等於把國家的發展與個人的發展盡快聯繫起來。

第二，目前特區政府有所謂的「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計劃，讓某個年齡段的畢業沒多久的青年人，可以申請資助到海外的澳洲、新西蘭等國家，進行為期一年的工作實踐。當然這個工作是不足以讓參與的青年人能夠在當地獲得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機會，更不能獲得居留權和國籍的。這類計劃主要是希望藉此來擴闊香港青年人尤其是經濟條件相對不那麼充裕的，能夠有機會去海外見世面，實習一下工作和實踐一下獨立生活。這種計劃的立意非常好，但卻僅僅限於到海外國家，並沒有包括回內地。還是那句話，既然我們相信未來香港的發展是與整個中國息息相關的話，這種工作假期計劃又怎麼可能漏掉了內地呢？



▲升旗隊旗手、護旗及方隊進場

◀國旗與區旗高高升起



國情教育

適逢今年香港回歸20周年暨香港升旗隊總會成立15周年，該會在6月11日於金紫荊廣場舉行「2017童心賀回歸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當天上午八時正，升旗隊旗手、護旗及方隊，持國旗及區旗，正步步操進場。當國歌奏響，區旗伴着五星紅旗，徐徐上升，並在隊員以及群眾的注目禮下升至桿頂。

是次升旗儀式由香港升旗隊總會成人隊伍及青年隊伍主持。參與升旗禮儀式的代表有來自中小學隊員、導師、家長及來自海內外的遊客等三百多人。

升旗隊幼兒隊伍在金紫荊廣場的「我真的很不錯！」舞蹈表演，展現其活潑好動、精靈可愛的一面。升旗禮後

童心賀回歸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升旗隊總會舉辦景點導賞活動，讓隊員們及家長們加深對金紫荊廣場及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的認識。

升旗隊總會總監許振隆表示，是次

金紫荊廣場升旗禮，為隊員們帶來了難忘的體驗，也讓更多社會大眾及訪港旅客了解香港青少年學子的愛國熱情及積極承擔。



◀升旗隊隊員在步操

關愛座抑或批鬥座？

世界各地公共交通工具設立「關愛座」或「優先座」十分普遍，原意給予有需要人士如長者、孕婦、傷殘人士等有優先使用權，鼓勵敬老扶弱的讓座文化。不過，讓座不讓座近年卻成爭論話題，不時有年輕人自願讓出座位，甚至坐上去都會被指摘霸佔「關愛座」，不時引起「罵戰」，更常被拍片放到網上遭到「網絡公審」，故有年輕人將「關愛座」喻為「批鬥座」。

有人認為「關愛座」的意義已變質，去年在台北更有近萬人在網絡聯署，要求當地政府廢除「關愛座」。

1973年日本率先出現

「關愛座」文化早於1973年在日本列車出現，隨着世界各地人口老化及社會需要，不少地方的鐵路及公共交通工具相繼引入「關愛座」，如台灣、韓國及英國等。香港方面，港鐵亦於2009年起引入「關愛座」，希望能推動本港的讓座文化，去年10月起更陸續增加「關愛座」數目，由每卡車廂兩個增加至每卡四個，預計日後全線列車共提供5,150個「關愛座」。至於九巴亦於2011年5月起在巴士下層兩邊最前橫排四張的座位設「關愛座」。

不過，本港早前有團體訪問近1,800名青少年，結果發現逾八成受訪者認為坐在「關愛座」較坐在一般座位有壓力，逾半受訪者不支持再增加「關愛座」，有八成男性受訪者更認為應廢除「關愛座」。

調查亦指青少年對網絡公審覺得反感，普遍認為網上批判，不會影響他們的讓座意欲。

「關愛座」變成「批鬥座」不單在香港發生。在台灣曾有一名女士在網上貼文，透露自己懷孕三個月，搭乘火車回桃園，因為站很久不舒服便坐了「博愛座」（香港稱關愛座），沒想到



被一對年輕情侶罵「不要臉」，她只好一到站就下車，下車後忍不住大哭，更因久站導致下體出血。台北去年就有近萬人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聯署「廢除各項公共運輸工具上博愛座之設置」，雖然「博愛座」最後沒有被廢除，但當地交通部認為必須加強宣傳正確資訊。

多倫多拒讓座設罰款

目前世界各地的公共交通工具都設有「關愛座」，但服務對象亦沒有硬性規定，更沒有實質法例規管。台北捷運指出，「博愛座」若被佔用，目

前並無罰則，乘客若急需座位，可聯繫列車保全或駕駛員。港鐵發言人稱，禮讓文化有賴乘客配合，強調不論什麼座位，乘客都可以坐；相反，即使是車廂內非「優先座」的其他座位，亦希望乘客可讓予有需要人士。不過，較罕見做法是加拿大多倫多，政府2014年通過「關愛座」法案，若有傷殘老弱人士要求「關愛座」座上人士讓座不果，有關人士在沒有需要之下不肯讓座，會被罰款加幣235元（約1400港元）。到底「關愛座」怎樣才做到符合社會各類市民的需要呢？

撰文：劉家莉



書架

如何成爲一個更好的人

每周逛書店，我都會購買到一些「心頭好」的好書。多年來，家中藏書不斷增多，蝸居實已容不下，只好定期將書籍轉移到父母的家中，閒時回去閱讀，並可探望父母。普鳴和格羅斯（胡洋譯）的《哈佛中國哲學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是我剛購入的新書，本書的主旨是教我們學習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處世之道，從而學習「如何成爲一個更好的人」和「如何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作者認為，我們常常把哲學當爲抽象的學問，但是，中國思想家總是以日常生活中具體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們堅信更大的變化恰恰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充實的人生也正是由此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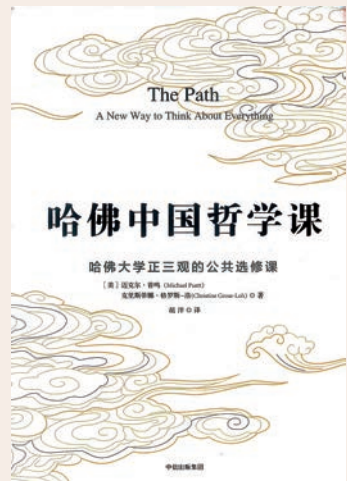
如有人問孔子，應否設關愛座？應否讓座？孔子可能會作出以下的回應：我們整天都會在不同的場合裏持續不斷地轉換自己的行事之道，以應對不同的人。所有這些應對他人的習慣就是孔子所謂的潛在禮儀。孔子認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任何使人際往來更爲順暢的小事都可能成爲一種禮儀。

西方思想家傾向於認爲只有從大處着眼才能改變世界，孔子並不懷疑這一點，但他也說：不可忽略小事。只有改變自己的行爲，變化才會發生；只有從小處入手，我們才能改變自己的行爲。

他教育我們只通過禮才能培育出善，只有當我們擁有了善，我們才能懂得何時施行禮以及如何改變它們。每個人都要在其中努力完善自我。通過這些簡單的禮儀，我們建立起新世界。而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才能夠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可見，有了良善之心，自會作出守禮的行爲，從而又有助培育我們心中的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例如讓座予有需要的人，皆是實踐禮及提升善的良好機會。只要好好處理這些小事，我們便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識別貼紙或優先卡

在東京、台北捷運等，為方便孕婦、長者等，分別設識別吊飾或博愛識別貼紙，方便其他乘客辨識主動讓座；英國則讓有需要者可申請優先座位卡，出示此卡可要求他人讓座。台北捷運曾推出「博愛座識別貼紙」及「好孕貼紙」，讓有座位需求的乘客索取，貼在身上提醒他人讓座，「博愛座識別貼紙」目前版本為「您讓座，揪感心」，並特別放大「讓」字，提高辨識度。

韓國的釜山市政府亦聯同當地一間公司 Daehong 推出一個「Pink Light」項目，孕婦只要攜帶一個鎖匙扣般的無線藍牙發訊器走在孕婦座附近，毋須自己開口，車上就會亮起燈號，提醒佔用座位者讓座。釜山市政府希望將項目進一步擴展至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並且覆蓋例如長者等更多有需要人士。另外，新加坡的地鐵在月台加設一條長者、孕婦優先的排隊線，讓他們可以優先上車，方便找空位。

本港交通工具 優先座數目比例

| 公共交通工具 | 優先座所佔百分比 |
|--------|----------|
| 港鐵 | 約5% |
| 輕鐵 | 約18% |
| 專營巴士 | 約10-24% |
| 電車 | 約11-15% |